

团队育儿有利于提高工作、生活平衡的满足感

秋田喜代美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育学研究科教授



日本母亲对工作、生活平衡的满足感明显低于其他三个国家。可以说通过国际比较日本存在的问题再次暴露在我们眼前。调查显示，中国母亲晚上回家时间比日本母亲更晚，但因和祖父母（外祖父母）同住的比例较高，祖父母（外祖父母）在育儿、家务方面给予母亲很多协助。而日本父亲晚上回家的时间也正如我们预想的那样在四个国家中是最晚的，但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父亲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参与育儿、帮忙做家务。“父亲作为家庭的一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使母亲满足感更高”的调查结果意味着夫妇俩同心协力、互相配合、共同承担育儿和家务能够提高母亲的满足感。另外，和其他三个国家相比，更多日本母亲会积极利用临时托儿制度等公共服务，让我们意识到了发挥智慧、利用好居住地区的育儿支援制度以及政府提供、完善此类服务的必要性。可见不让母亲在育儿、家务中被孤立、由夫妇、家人亲戚和居住地区居民形成一个团队，共同参与育儿、家务能够提高母亲对工作、生活平衡的满足感。

母亲对工作、生活平衡越满意，父亲和孩子也会感到越满足，还有利于在和谐氛围中增进夫妻间的亲密关系。

另外，思考工作、生活平衡的时候不能只关注母亲，也应给予父亲更多的关注。为此，所有社会成员应该参考这样的国际比较的数据慎重思考处于育儿阶段的父亲离开工作单位回家的时间。这就涉及到了生产效率和高效率的工作方式的问题。为了同时提高父母双方对工作、生活平衡的满足感，夫妇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各自看法如对方的要求、理想的分担育儿、家务的方式等也是非常重要的。从较长远角度出发规划好工作和生活（包括孩子较小的时期和稍微大一点的时期）、为实现较为理想的状态积极收集信息以便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及亲戚、朋友、公共机构的帮助也很重要。借此在做好育儿、家务的同时既可以实现个人的幸福、提高个人的满足感又能提高全家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思考中国幼儿母亲的工作、生活平衡

一见真理子 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 总括研究官



我观看了去年在日本上映并引起强烈反响的纪录片电影《生命之初》（巴西导演Estela Renner 2016年的作品）。这部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共同投资拍摄的作品用真实的现场取材证实了婴幼儿和父母、监护人共同度过的时间是多么重要。影片记录了九个国家育儿第一线的情况，中国是其中唯一一个东亚国家，并且镜头中出现的是比父母更专注于育儿并将梦想寄托在孙辈身上的淳朴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接下来就在这一现象的基础上分析一下此次调查的结果。

在四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中国在职母亲中有近六成表示“和自己或配偶的父母同住”，更有80%表示“祖父母（外祖父母）或亲戚”经常帮忙照看孩子。与孩子祖父母（外祖父母）同住的比例以及育儿方面对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依赖程度都远远高于其他三个国家。母亲们出生于1980年以后，多为独生子女，而祖父母那代人也十分积极地承担起“隔代育儿”的责任。另外，在职母亲中不和孩子住在一起的比例高达12%，也是四个国家中最高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或亲戚代替母亲照顾孩子。

此外，调查显示中国在职母亲是接受调查的四个国家的母亲中回家较晚的，和孩子一起度过的时间也是最短的。和孩子短暂相处的时间里母亲们更关注什么呢？因为有周围人帮忙照看孩子，所以她们普遍不太操心孩子的生活，而将更多的精力用在收集教育方面的信息、良好习惯的培养和智力教育上。可能母亲们本身比起关心生活起居更注重学业、工作上的发展，所以育儿过程中她们也更愿意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孩子们的祖母和外祖母那代人如果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的城市地区全职劳动人口，那么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刚休完产假、育儿假就把孩子托付给家人、保姆、托儿所或幼儿园而自己整天忙于工作的职业生涯，在55岁或之前正式退休的生活。对她们来说，虽然已经退休但仍旧精神十足，而且终于有了

可以自己照顾孩子的机会，因此很多人认为帮忙照顾孙辈成了他们退休生活中极大的乐趣。本文开头提到的电影中也强调了祖父母（外祖父母）在育儿中发挥的作用，中国的调查结果很好地印证了这一观点。

关于祖父母（外祖父母）单独照顾孩子带来的问题和母亲与孩子相处的重要性，已有很多专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事实上，母亲们也不是没有意识到不能将育儿的重任完全甩给别人，但激烈的竞争令她们无法集中精力照顾孩子，回答“在职母亲育儿意识”相关问题时有些自相矛盾的回答也反映了母亲们的心境。^{注1}

最后，关于直接关系到母亲情绪稳定的父亲参与家务、育儿的状况，2005年的《东亚五大城市幼儿生活调查》^{注2}和2010年的《东亚四城市婴幼儿父亲调查》^{注3}的结果显示，比起日本的父亲中国父亲生活节奏更慢、回家时间早、帮忙做家务和参与育儿的时间更多、和妻子配合也更默契。但本次调查的结果却显示了中国父亲回家时间变晚、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减少、在家务和照顾孩子生活方面和母亲一样依赖方便的家产品或祖父母（外祖父母），只在培养良好习惯以及和孩子一起玩的方面发挥着作用。

事实证明，家长的换代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给就业环境带来了变化，以育儿为中心的母亲的、工作、生活平衡也在发生变化。尽管如此，由两代人共同合作、分担培养下一代重任的中国“育儿文化”传统仍然生生不息地得到了继承。

注1 对于“孩子3岁前一直跟母亲待在一起较好”还是“即便母亲不在身边，只要带着爱去抚养孩子就行”的2选1问题，中国在职母亲中80%选择了“孩子3岁前一直跟母亲待在一起较好”。

注2 注3 由倍乐生（Benesse）教育综合研究所实施。

期待通过“工作方式改革”提早回家时间、令父母双方能共同承担育儿任务

倍乐生教育综合研究所 持田圣子

日本劳动人口的工作时间之长及其对育儿参与度的影响已经成为出生率下降问题中的重点课题。本次调查亦反映出日本（首都圈）在职母亲和父亲的下班回家时间是四个国家中较晚的。其结果就是日本的父亲工作日和孩子相处的时间最短，参与育儿的频率和其他国家相比也较低。但是，日本父亲中每周三天以上帮忙做“饭后收拾餐桌餐具”、“洗衣服”、“倒垃圾”等家务的频率却仅次于下班回家时间最早的芬兰父亲，尤其是帮忙“洗衣服”的父亲是四个国家中最多的。这些家务可以说是即便回家晚也可以帮着做的家务。日本（首都圈）的在职母亲不像中国母亲那样可以经常得到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协助，她们每天下班回家后都要忙于照

顾孩子，因此父亲就承担起不受回家时间约束的家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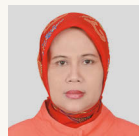
日本母亲对工作、生活平衡的满足感也是四个国家中最低的。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很多，但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父亲帮忙做家务的次数越多，母亲的满足感也越强。

我们衷心期待通过“工作方式改革”今后日本父亲能更早回家，不仅帮忙做家务，还能有更多时间和孩子共处，和母亲共同承担育儿的艰巨任务。日本社会双职工家庭不断增加，认真思考父母分担家务和育儿任务、使双方做到工作家庭两不误的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希望本次调查能为此提供一些启示。

印尼的工作、生活平衡

Sofia Hartati

Dean, Faculty of Educ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Jakarta



《针对幼儿期家庭教育的国际调查》的结果让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在接受调查的四个国家中，印度尼西亚女性对工作和育儿的满足感都是比较高的，这跟母亲与孩子共处的时间、做家务的时间、下班回家时间以及父亲和其他家人的帮助等诸多因素都有着密切关系。印尼在职母亲的特征与本次资料显示的结果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女性对家庭和工作都感到很满意，这跟印尼女性的意识也有关，印尼文化的传统要求女性成为做好家务、照顾好孩子和丈夫的贤妻良母。

至于家庭内父亲分担家务的情况，在印尼男性一般不承担打扫卫生、洗碗、倒垃圾、准备饭菜等家务。印尼人认为男性是挣钱养家的家庭支柱，因此家务均由母亲承担。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女性也不能光做个好主妇，为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有时也必须选择外出工作，受传统文化和时代变化的影响，印尼女性不得不担负起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责任。

雅加达的在职母亲通常比父亲早回家，那是因为要回去做家务，包括准备晚餐、照顾孩子等。而父亲为了养家必须挣更多钱，所以下班回家的时间比母亲晚。父亲回家时母亲几乎已经把所有家务都做好了，父亲只需稍微帮忙做一点剩下的家务就可以了。

平日家长和孩子共处的时间包括早餐时(18点到19点)和下班回家后(16点)到孩子就寝(21点左右)前的时间。休息日和孩子共处的时间会更长，但有时家长也需要做一些其他的事，不能跟孩子在一起。比如说母亲需要外出为家人购物，父亲为了多挣点钱干一些副业，有时也会在家里休息。但基本上休息日家长大多会和孩子待在一起。

育儿方面邻居的社会职责在印尼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印尼人亲切热心，有愿意真心互相帮助的传统，因此经常可以看到双亲因工作不在家的孩子和周围邻居孩子一起玩耍的情景。孩子们很少自己一个人玩，一般会和在附近的至少两、三个以上的孩子聚在一起玩。

而祖父母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帮忙照顾孩子或做家务上，而不是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在印尼，孩子一旦结婚成家并有工作的话家长就不再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当然那也取决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经济状况，如果他们的经济状况好于自己的孩子，有时也会在经济上给予援助。相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经济状况较差的话，孩子会定期给钱赡养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若有人照顾的话，他们一般在自己家中生活。若无人照顾的话，多数人会和已婚的女儿住在一起。无论是文化传统还是宗教习惯都教导孩子们不能忽视父母，必须尊敬和照顾好父母。那为什么选择和女儿的家庭一起住呢？因为比起儿子必须承担更多的家务，家里的大小事务也都需要女性去处理，所以女性可以说是一家之主。因此，在印尼的家庭，母亲外出工作时一般都由外祖父母帮忙照顾孩子，这样母亲好像更放心。

正如《针对幼儿期家庭教育的国际调查》中印尼方面数据所示，印尼女性对家庭和工作都感到相当满意，这一调查结果完全和事实相符。我们希望今后能在印尼进一步就育儿过程中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作用和社区发挥的作用实施调查。

关于芬兰学龄前儿童家庭生活的考察

Risto Hotulainen, Associate Professor(left) / Sirkku Kupiainen, Special Adviser(right)

Centre for Educational Assessment, University of Helsinki



《针对幼儿期家庭教育的国际调查》显示了芬兰儿童和家人生活方面令人关注的比较结果。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发现芬兰和其他三个亚洲国家在对育儿习惯和家庭生活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方面存在着耐人寻味的文化差异。

接受本次调查的对象仅限于送孩子上托儿所和Preschool的母亲，但调查数据显示的芬兰在职母亲所占比例是几乎日本的2倍，和印尼相比甚至高达3倍。就全职工作的母亲所占比例来看，只有中国和芬兰较为接近(中国为78%、芬兰为89%)。另一方面，全职工作的父亲所占比例几乎都一样。造成芬兰母亲和日本母亲诸多差异的一大理由便是即使都是全职工作，芬兰母亲几乎每5人中有4人可以在17点前下班回家。而日本母亲若全职工作的话，几乎都要在17点以后才能回到家，甚至大多数人都得在18点以后才能回到家。另外，芬兰父亲中也有一半以上17点以前就下班回到家，这也成为他们和日本父亲相比较时最大的差异。

由此可见，从工作时间长短的角度来看芬兰和日本工作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异。其结果，芬兰的家长就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待在一起。而与家庭生活相关的其他因素也受到了工作时间短的影响。在芬兰，几乎没有哪个家庭和祖父母(外祖父母)住在一起，也几乎没有一个家庭需要定期由外部人员帮忙照顾孩子。芬兰父母通过分工协作由其中一方送孩子去托儿所，然后由另一方接孩子回家，这样双方都不需要缩短工作时间，也不需要延长孩子待在托儿所的时间。芬兰的多数托儿所17点就下班关门了，所以家长们只好在17点之前把孩子接回来，并且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成为最后一个回家的人。上述情况可以说就是和亚洲各国相比芬兰家长有更多时间和孩子共处的理由。

关于家庭生活中祖父母(外祖父母)发挥的作用，芬兰和接受本次

调查的亚洲各国也存在较大差异。在芬兰，祖父母(外祖父母)住得近的话有时也会帮一些忙，如代替父母送孩子去参加放学后的课外活动，但几乎没有家长每天都依赖祖父母(外祖父母)帮忙的情况。相反，送孩子去参加足球训练或其他才艺学习时，很多家长会和其他孩子的家长互相帮助。尽管如此，大多数家长都对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学校或托儿所放长假时祖父母(外祖父母)经常代替要工作的父母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

和亚洲各国相比，芬兰的家长(包括父亲)和自己孩子相处的时间明显要长得多。而且和亚洲各国不同，户外活动的时间也很长。芬兰家长从孩子很小的时候起就非常重视户外活动，如婴儿时期就爱用婴儿推车推着婴儿去阳台或花园并哄他们睡觉，即便是气温降到零度以下的冬天也坚持这种“户外”活动。这样的户外活动在托儿所的日常生活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次调查也证明了芬兰的母亲和父亲在承担家务或照顾孩子方面是相对平等的，但和其他国家一样母亲的负担更重，尤其是在家务方面。这一结果也证明了芬兰实施的研究之结果，即芬兰家庭也并未完全实现男女平等。

同样，有关母亲对整个生活状况满足感的调查结果也和初期芬兰实施的比较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即便家里有较小的孩子的家长感到兼顾工作和育儿很困难，但绝大多数芬兰人和孩子家长都对自己的生活感到非常满意。究其原因，除了来自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援助这一因素，也许和跟西欧各国相比芬兰母亲在家与孩子共处的时间较长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也是以送孩子上托儿所的母亲为对象实施的这一调查未能涵盖的部分。

《针对幼儿期家庭教育的国际调查－以四国的监护人为对象－》

调查企划 / 分析 / 协助人一览

●整体以及日本的调查监督

无藤 隆(白梅学园大学研究生院特任教授)

秋田 喜代美(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一见 真理子(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统筹研究官)

榊原 洋一(御茶水女子大学名誉教授 / CRN 儿童研究所 所长)

荒牧 美佐子(目白大学副教授)

◆设计 / 分析

木村 治生(Benesse 教育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

高冈 纯子(Benesse 教育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

持田 圣子(Benesse 教育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真田 美惠子(Benesse 教育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久保木 有希子(Benesse 教育综合研究所研究员)

田村 德子(Benesse 教育综合研究所特任研究员)

◆协助

刘 爱萍(CRN 儿童研究所 主任研究员)

小川 淳子(CRN 儿童研究所 研究员)

大内 初枝(Benesse 教育综合研究所)

●中国的调查监督 / 协助

朱家雄(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周念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张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石山基(上海儿童时代倍乐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于莉(上海儿童时代倍乐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教育研究部部长)

邓莹华(上海儿童时代倍乐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教育研究部研究员)

金子尚子

●印尼的调查监督 / 协助

Sofia Hartati (Dean, Faculty of Educ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Jakarta)

服部 美奈(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教育发展科学研究科教授)

Gilang Yudhistira Suryadimulya, M.A. (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教育发展科学研究科社会及生涯教育学研究室(D3))

El Amanda de Yurie Arrafajr Suryadimulya (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教育发展科学研究科)

●芬兰的调查监督 / 协助

Risto Hotulainen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Helsinki, Centre for Educational Assessment)

Sirkku Kupiainen (Special Adviser, University of Helsinki, Centre for Educational Assessment)

下村 有子

※所属部门及职务截止至发刊时。

- 关于本次调查结果的引用、转载以及相关调查、请在 Benesse 教育综合研究所的官方网站进行确认。

<http://berd.benesse.jp/>

- 关于中国、印尼、芬兰的幼儿园或托儿所的访问及家访调查，请参见 CRN 儿童研究所内的“世界学前教育报告”。

<https://www.crn.net.cn/research/ecec/>

针对幼儿期家庭教育的国际调查－以四国监护人为对象－

发 行 日 期：2018 年 11 月 29 日

发 行 人：谷山 和成

编 辑 人：高冈 纯子

出 版 社：Benesse Corporation, Inc. Benesse 教育综合研究所

东京都多摩市落合 1 - 34

企划 / 制作：持田圣子 久保木有希子

编辑 / 设计：株式会社 G&P

封 面 设 计：但马 AYANO



©Benesse 教育综合研究所 / 禁止擅自转载。

6TT005-1-C